

乐见 “最年轻教授”的年龄屡创新低

盛翔
中南大学决定破格聘任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在校学生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22岁的刘路因此成为目前中国最年轻的教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数学家对记者表示此举有些“荒唐”。但这位数学家不愿对刘路的研究工作作出评价。

(据 中国青年报)
杰出青年学子因为攻克数学难题而蜚声国际,进而在国内赢得一片赞誉,这样的景象无疑是公众所乐见的。相比弥漫当下的金钱崇拜,这种爱好科学并且做出成绩的青年人越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越有前途。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最受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竟然几乎全部都是文体明星;这样的结果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悲哀所在。在心

理上,公众其实更需要更多像刘路这样的青年代表,这也是为什么刘路会受到媒体如此高度关注的缘由所在。

当然,因为太多“伤仲永”的教训,人们也担心公众的过度赞誉是对刘路的捧杀,尤其是当兴奋的公权介入进来,带着极强的功利心参与对刘路的宣传或奖赏,刘路原本平静的学习研究生活可能会被打破。但正如刘路自己说的,人生好比一道数学题,外在环境只能影响你的速度,或牵引加速,或阻碍减速,决定最后终点的人只有你自己。我相信,只要外界舆论尤其是公权部门,将对刘路的关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所谓捧杀完全可以避免。

当然,对于同行的质疑也不该忽视,但这应该关注于具体问题的

分析,即刘路的学术成果是否足够。对专门的数学问题,普通人没有发言资格,但学界应给出公允。或戳穿泡沫,或给刘路一个认证免受“荒唐”之类的质疑。相比那种论资排辈的排排坐吃果果,完全看能力与贡献的不拘一格选人才,显然才是真正最公平的。

一个充满活力与朝气的社会,就应该像广告词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年轻的学者做出科学研究成果,不必非要署上导师的名字;有能力的年轻人成为教授,也不必非得从讲师一步步做起。这些年,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是,见诸报端的“最年轻教授”的年龄正越来越小。当年,陈章良29岁被聘北大教授,成为最年轻教授;前年,27岁小伙周涛受聘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去年,28岁邓

露担任湖南大学博导……事实上,这个曾被称为“最年轻教授”的名单还有很长。

“最年轻教授”屡创新低,这究竟是好事,还是“荒唐”事呢?对于奇才与人才而言,当然是好事;只有对庸才与妒能者,才显得“荒唐”。想想民国时期,最年轻的教授叶超也只有22岁,二十余岁的教授更是一大堆,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等,无不如是。让年轻学者的学术黄金期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全心治学,而不至于为了教授职称而无谓地浪费牺牲,这难道不是值得借鉴的经验吗?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需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氛围,需要一切以学术能力说话,不搞论资排辈,不惧破格选才。

《短评快》

公交卡利息不应成为秘密

钟学城

昨日,北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公共交通一卡通公司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已发放约4000万张公交一卡通,押金费用超过8亿元,按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3.50%计算,仅沉淀押金的年利息就高达2800万。

(据新华网)

公交卡收取押金,不仅在一地,在不少城市都实行。可是多年来,公交卡押金及利息数一直是个秘密。

据媒体透露,一张IC卡工本费约3元钱,为何不以卡的成本出售,而是以押金的形式替代?押金虽说可以退回,但是此种卡是日常用卡,会遭退的卡比例不会很高,押金成年积累,由此带来的利息也不少,远远超过卡的成本价,给公交部门带来的利该是多大?

按说公交卡的利息是用户的押金形成,公交部门只有代管的义务,没有使用押金的权利,理应按照交押金的时间,将利息还给持卡人,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公交部门将产生的利息存入个人卡中,这些利息都被公交部门无偿的占有。

多年来,公交卡押金及利息流向何方一直是个谜,为之付出者根本就不知晓,因而备受公众诟病,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方面回复少之又少,出处不透明。公交卡收取押金说不清道不明,凭什么收,用之何方,逐年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不是小事,关系到公众的利益,也希望有关部门不再搪塞,应尽快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说法。

在银行骗保,银行岂能无责?

段玉文

张先生到银行存款时,一名身穿银行制服的工作人员向他推荐了一项新的银行业务,结果却变成保险业务。而当时隔一年后他打算退保时,却被告知,原本5000元的保金只能拿回2463元。

(据 齐鲁晚报)
此类骗保事件屡见报端,为什么保险公司的招数一再得逞呢?看看事实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储户在银行里,看不到任何保险标识,听到工作人员口口声声自称银行,谁能怀疑不是银行业务?一旦在那份“银行工作人员”代为填写却内容全然不知的合同上签字交款,再想取钱就要承担毁约的巨大损失。这种行为,确实与银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大相径庭。银行推脱责任毫无道理。

如果说银行和保险公司合谋骗人,也许老百姓拿不到直接的证据。但是,保险公司在银行内穿着银行制服,打着银行旗号办公,向客户介绍的也是银行产品,银行是知情并且认可的。从实际上是骗)保单时保险人员随时现身,质疑退保时保险人员就踪影全无,只能费尽周折到保险公司交涉,如此的进退自如,没有银行的全力保护是根本做不到的。

保险公司运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吸保,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应该制止。但是,银行作为主观意愿上的合作者,绝不能就若无其事的逃避推脱。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保险公司以银行的名义在银行里边作了孽,银行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一吐为快》

“公交车躲豪车”当问市民答不答应

汪昌莲

浙江金华市公交公司某车队办公室内贴有一张“豪车辨识图”,方便司机学习识别豪车。工作人员表示,因目前公交车优先意识不普及,为避免天价赔偿,需要提醒司机避让豪车;看到豪车撞不起,那只有躲得起了。

(据浙江在线)

在城市倡导公交优先的语境下,公交车应该同警车、消防车、校车等特殊车辆一道,成为城市车辆中的“弱势群体”,拥有充分的道路使用权和优先行驶权,这也是公交车给普通市民带来的仅有的社会优越感。然而,浙江金华市公交公司绘制出一张所谓的“豪车辨识图”,以此告诫司机“公交车要躲豪车”,表明在豪车面前,公交车也是车辆中的“弱势群体”。

从表面上看,公交公司绘制出“豪车辨识图”,告诫司机“公交车要躲豪车”,是为了维护公司和司机的经济利益,避免因公交车“吻”了豪车造成巨额经济赔偿。但仔细分析发现,“豪车辨识图”放大了一种复杂的社会弱势心态。首先,能够拥有豪车的人非权即贵,这类人“撞不起”但“躲得起”,可见公交公司躲的不是豪车而是权贵,这是一种自虐式的“仇富”心态。再者,在其他的普通社会车辆面前,公交车是“弱者中的强者”,自然是“当仁不让”,即便是撞在了一起,反正普通社会车辆上乘坐的也是普通人,咱姓“公”的公



唐志顺 绘

交车也不惧怕纠纷和赔偿,这又是一种恃强凌弱的“歧贫”心态。

问题是,公交车见豪车就躲,势必会助长豪车横行霸道、违章行驶的嚣张气焰,继而也会助推权贵频频擅闯“红灯”。相反,公交车遇普通社会车辆“当仁不让”,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在放大社会弱势心态的同时,也放大了贫富差距,势必会

引起社会普通人群的不满,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自不必说,更可能会损害社会公平,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公交车见豪车就躲,无论是“仇富”心态,还是“歧贫”心态,都是一种社会病态。

值得注意的是,公交公司告诫司机“公交车要躲豪车”,等于是主动放弃了公交优先的权利,这是一种自

甘堕落的表现。然而,公交车自甘堕落也就罢了,但不能以牺牲公共利益和乘客安全为代价。要知道,“公交车要躲豪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给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而乘坐公交车,生命安全是弱势群体最大的尊严。因此,公交公司告诫司机“公交车要躲豪车”,首先该去问一问广大市民答不答应。

“报废汽车翻新何以产业化”

杨涛

从河南省汝州市向西,行程5公里左右,在公路两侧停靠着面包车、越野车、市政洒水车、市政园林绿化车、小轿车、油罐车等各种车辆,这样的长龙在公路两旁绵延10公里左右。这些车辆都是报废车辆经过翻新改装后重新出售的,由于拼装车市场规模很大,这里被戏称为中国“三汽”。

(据 中国青年报)
汽车使用达到一定期限,应当及时报废更新,报废汽车翻新为国家严格禁止。然而,在河南省汝州市,报废汽车翻新改装却是绵延10

公里,号称中国“三汽”,报废汽车翻新在这里已经十足的产业化,这不仅是某个执法部门羞辱的问题。

这个道理很明显,如果在汝州市出现一两家哪怕是十家、八家的报废汽车翻新改装非法厂家,我们尚可以说这是厂家狡猾的原因,或者说是某些执法人员失职的问题。但是,非法厂家已经是大规模公开化、产业化,如果还将责任推向厂家狡猾或者某些执法人员的失职、渎职,那就太不诚实了。试想,绵延10公里的非法厂家,他们不但公然违反法律,而且也严重威胁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及千家万户的切

身利益。那么,执法人员失职,他的上司难道就看不到?执法部门不管,当地政府就看不到?当地政府看不到,司法机关就看不到?司法机关看不到,代表着当地民众利益的当地人大代表又怎么会看不到?当地人人大代表看不到,以“扒粪”为职能,担任社会瞭望者的当地媒体怎么会看不到呢?

遗憾的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了,居然如此之多部门和人员集体都看不到,都没有插手管理、监督。我猜想,恐怕并不是他们集体看不到,或许执法部门因为部门和个人私利看

不到,非法厂家自己都说没有任何手续的车子,我们会给你送上高速公路,交警不会查”,地方政府领导看不到,或许因为这也是一个GDP增长的产业……权力居然如此集体缺位,集体沦陷,集体养虎遗患。

这种制假售假的“产业化”不仅是在河南省汝州市,在湖北十堰市,报废汽车翻新也极具规模。不仅在汽车报废行业,从“瘦肉精”、“地沟油”到泄露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试题,大规模“产业化”的阴谋无处不在。如果我们还只是谴责几个执法人员的失职,那真可算离题太远。